

SMALL
STEPS

小小步伐

[美] 路易斯·撒察尔 著
顾丹柯 钱哈颖 译

经纪人



小歌手



胳肢窝



女市长



女警察



X光



呆丫头



票贩子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小小步伐

[美] 路易斯·撒察尔 著
顾丹柯 钱晗颖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07-1109 号

Copyright © 2003 by Louis Sachar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小步伐/(美)撒察尔著;顾丹柯 钱晗颖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
ISBN 978-7-02-007003-9

I. 小… II. ①撒…②顾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29403 号

责任编辑:马爱农

特约策划:李 殷 秦俟全

封面设计:腾胜图文

小小步伐

(美)路易斯·撒察尔 著
顾丹柯 钱晗颖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134 千字 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
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 000

ISBN 978-7-02-007003-9

定价:20.00 元

第一章

胳肢窝又一次拿起了铁锹，不过这次他挣钱了，一小时七美元六十五美分。他在瑞恩克里克灌溉和环境美化公司工作。现在他正沿着奥斯丁市市长家的侧院挖一条沟。这位女市长的名字很怪，叫绮丽·雷恩。当铁锹穿过土层时，他很小心地尽量不碰坏草皮，一会儿可以把草皮放回原处。他的铁铲很短，长方形刀口，和他以前在绿湖营青少年劳教所用的不一样，那时他用的是五英尺长的尖角刀口铁锹。

汗珠从他带有瑞恩克里克标志的红色工作帽下冒出来，衬衫已经湿透了。但他绰号的由来却与这些无关。

这事情大约在三年以前，也就是他来绿湖营的第一个礼拜。他的手臂被蝎子蜇了一下，疼痛一直向上蹿，直到胳肢窝，就好像有根热辣辣的针在体内到处扭动。他不应该做的就是一直抱怨他的胳肢窝有多疼，最终疼痛是没了，但是“胳肢窝”这个绰号却留了下来。

“西奥多！”他的白人老板杰克·顿列维在喊他，

杰克已经三十好几了。“有人想见你。”

老板领着一位女士走了过来，胳肢窝停下了手里的活。只见这位女士穿着宽松的白衬衣和蓝牛仔裤，银白色长发束到脑后绑成了马尾辫。本来奥斯丁市就因怪出名，这位市长和这个城市还挺配。

“这就是西奥多·约翰逊。”老板介绍说。

绮丽·雷恩市长伸出手来，“西奥多，干得咋样？”

胳肢窝要比市长高出一头。这小子肩膀宽阔，手臂肌肉发达。他过去一度有点胖，但多余的脂肪早就被长期的干活流汗消耗掉了。

“还好，”他边说边把他的脏手在短裤上蹭了蹭，“不好意思，我有汗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市长边说边和他握了握手。

胳肢窝担心自己用力过猛，在和这位上了年纪的市长握手时尽量不使劲，但她倒挺有力，令他暗暗吃惊。

“发生在绿湖营的可怕事情我都清楚，”市长对他说，“我想让你知道我有多钦佩你，你终于挺了过来，重新开始生活了。”

胳肢窝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。“我也钦佩您为奥斯丁所做出的贡献。”

胥肢窝真不知道她为这个城市做过什么，只知道她大概是个坚定的环境保护主义者，因为他听他的父亲抱怨过好几次“树木保护者们”只关心西奥斯丁，那里因起伏的山丘、自然保护区、徒步旅行和自行车旅行而出名，而大部分非洲裔美国人，包括胥肢窝一家，都住在东奥斯丁的平原地区。

一只蚊子在他耳边嗡嗡作响，他对准了猛地拍了下去。至少在绿湖是没有蚊子的，那里太干燥了。

胥肢窝被送到绿湖营仅仅是因为一桶爆米花。事情发生在电影院，当时胥肢窝只有十四岁，他缓慢而小心地沿着一排座位向前走，当经过两个中学高年级学生身旁时，其中一个中学生伸出了脚，把胥肢窝绊倒了。两个中学高年级学生冲着胥肢窝大嚷大叫，因为胥肢窝把爆米花泼在他们身上了。此时胥肢窝也与他们争执了起来，要他们赔他的爆米花。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那两个高年级男孩已经躺在医院，而胥肢窝却在被送往绿湖营青少年劳教所的路上了。

绿湖这名字本身就是个痛苦的玩笑。胥肢窝在干涸的湖床上呆了十四个月，不干别的，就是挖洞。后来他应聘瑞恩克里克那个工作时，杰克·顿列维提醒他这份工作主要是挖沟。他只是笑着回答说：“小事一桩。”

离开绿湖营后，他先在圣·安东尼奥的过渡教习所呆了半年，在那里他一边上学一边接受管教。过渡教习所里共有十六个男孩。那里的教官告诉他们，非洲裔美国男孩的累犯率是百分之七十三，那就是说，根据统计，他们中的十一或十二个人在年满十八岁前还会再次被逮起来。教官还说，要是高中没毕业的话，这个比例还会更高。

“入狱以前要是你认为生活不公平的话，”她告诉胥肢窝，“那你回去以后生活会变得更糟。人们会把你看扁了，并且会以相应的方式对待你。”

教官还对胥肢窝说，他的生活就会像在湍急的河中溯流而上，其中的秘诀就是迈小步子，但不能停下来。如果步子太大，水流就会将他冲倒并把他冲到下游去。

一回到奥斯丁，胥肢窝就为自己制订了五个目标。这便是五个小步：一、高中毕业。二、找份工作。三、节约用钱。四、远离一切可能存在暴力的场合。五、甩掉胥肢窝这个绰号。

胥肢窝拿起铁锹，继续挖他的沟去了。

杰克·顿列维总是带着个收音机到干活的地方，现在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凯拉·德里昂的歌曲。

我要带你去兜风，

我们会玩得很开心！

那位雷恩市长刚走开，又很快走回来了。“哦，我喜欢这首歌！”她喊道。

我要带你去兜风，

哦，我们会玩得很开心！

绮丽·雷恩市长举起双臂，身体随着音乐在摆动。胳肢窝暗自好笑。至少这里还有音乐，他在坎普绿湖挖洞的时候还没有收音机听呢。

我要把你带到一个

你从没去过的地方，

你将不再是从前的你了！

第二章

一辆生锈的本田思域吵吵闹闹地在街上驶过，停在市长家门口的对面。胳肢窝已经挖完了他的沟，正

抽着烟斗。市长回到了屋里。

司机座旁的车门被撞过，凹了进去。修个车门比买辆车子还要贵。司机只能费力地跨过手动变速器从副驾驶座旁的门出来。

标有姓名的执照牌上写着：X光。

“胳肢窝！”X光一边过街来一边喊着，“胳肢窝！”

和胳肢窝一起干活的人并不知道他的这个名字，但是，如果他不接话，X光可能会一直叫下去。最好应他一声，让他闭嘴。

“嘿。”他回应道。

“伙计，你满头是汗。”X光说着走了过来。

“哎，是呀，要是你来挖也得出汗。”

“一辈子的土我都已经挖完了。”X光答道。

他们是在绿湖营碰到一起的。

“听着，在别人面前别叫我胳肢窝，好不好？”胳肢窝说。

“但那是你的名字，狗东西。你不该为你叫什么而羞耻吧。”

不管你有多生气，只要X光一笑，你对他怎么也恨不起来了。他很瘦，戴着眼镜，镜片上又罩着太阳镜片。

他拿起胳膊窝的铲子。“和以前用的不一样嘛。”

“就是，这是用来挖沟，不是挖洞的。”

X光仔细瞧了一会儿。“挖起来好像要费劲些。没有可以拿来撬的地方。”他顺手把铁锹一扔。“你肯定是挣了大把大把的钱了。”

胳膊窝耸耸肩。“还行吧。”

“大把大把的钱。”X光又说了一遍。

和X光谈论钱让胳膊窝感到很不自在。

“说真的，你现在存了多少钱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没你想的多。”

自己有多少钱胳膊窝很清楚。八百五十七美元。他希望下次拿工资时能超过一千。

“至少有一千了吧，”X光说，“你已经做了三个月的工了。”

“只是打打零工。”

除了工作，胳膊窝还在暑期学校上两门课。他得把到绿湖营去落下的课统统补回来。

“况且还得交税什么的，因此，拿回家的实在没那么多。”

“八百？”

“不知道，也许吧。”

“我之所以问你，”X光说道，“我之所以问，是

我有个给你赚钱的建议。你不想在两个星期里让你的钱翻个倍？”

胳肢窝边笑边摇头。“哪有这等好事。”

“我只需要六百美元。翻个倍，保证。况且我不要你交什么税。”

“看，眼下我一切都很好，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。”

“不想听我说说？”

“不想。”

“这不犯法，”X光给他吃定心丸，“我查过了。”

“是啊，一小包欧芹卖五十美元一盎司，你也认为没犯法。”

“嘿，人家对他们买了什么东西怎么想，我又不能决定。这怎么能怪我呢？我又不是人家肚子里的蛔虫，对吧？”

X光因为把几包干欧芹和牛至叶当成大麻卖给了顾客而进了绿湖营。也因为这事，在他被释放后不久，他们的家就从鲁伯克搬到了奥斯丁。

“看，我什么惹麻烦的事都不想再干了。”胳肢窝说。

“你这样想？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惹麻烦？”伙计，

我只是给你一个机会。一个机会。要是莱特兄弟来了，你还会告诉他们想飞是不可能的呢。”

“莱特兄弟？”胳肢窝问道。“你是活在哪个世纪呀？”

“真搞不懂，”X光说，“真搞不懂。我给好朋友一个机会，能赚双倍的钱，可他连听都不听。”

“好、好、好，你说说吧。”

“不说了。要是你没兴趣，我找别人去。”

“说说你的想法嘛。”他真的起了点好奇心。

“有什么用？”X光问道。“如果你听都不想听……”

“我听还不行吗？”胳肢窝说。

X光笑了。“就两个词。”他故意停顿了一下，“凯拉·德里昂。”

奥斯丁晚上十一点半，但在亚特兰大就又要晚一个小时。凯拉·德里昂，一个十七岁的非洲裔美国姑娘，刚刚睡醒。她的脸埋在了“皮皮”里，“皮皮”只不过是一个枕头。没什么特别迷人的地方，边都磨破了。枕头上有张小熊抱着气球的图片，以前色彩鲜艳，现在褪得几乎看不见了。

凯拉睡眼惺忪地从床上爬起来。她穿着拳击短

裤，一边解开她睡衣的上扣，一边朝着她认为是卫生间的地方走去。她刚开了门，便尖叫起来。一个三十岁模样的白种男人，坐在长沙发上，回头看着她。她抓紧了睡衣上面的两片领子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了门。

门弹回去，又开了。

“傻瓜！”凯拉朝着那男人喊道，然后又把门关上，并确认把门也给插上了。“在这里难道人就没有私人空间了吗！”她尖叫道，说完就朝卫生间走去。卫生间在她床的对面。

在过去的三个半星期里，她住过十九个不同的宾馆套房，每个套房都至少有三个房间，其中一套竟有六个房间。难怪她要走错门了。她甚至连在哪个城市都搞不清。

她怀疑她的精神病医生波里会说她是故意这样的；想在她的保镖面前展示她的身体。或许这种事情她最好不要告诉波里。在她治疗期间她所说的一切都被认为是保密的，但凯拉怀疑波里像只鹦鹉，把什么事情都搬弄到艾尔·基涅斯那里去了。

她没有什么隐私可言——在宾馆房间不用说，甚至在她自己的想法里也没有。

问题是除了波里，整个团里她没有人可以说话。她母亲自然不行。她那傻瓜保镖也不行。她那个乐队

里的男人全都四十出头，对待她像是对待一个拖鼻涕的小孩。伴唱歌手也都是二十好几的人，但他们好像讨厌她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。

只有在唱歌时她才能舒口气。那时，除了她和她的歌，别人都不见了。

这次巡回演出，她一共要到五十四个城市，因而，到现在连一半都还没走完。她现在还在南方转着圈呢。亚特兰大之后，他们将去杰克森维尔，然后去迈阿密，伯明翰，梅菲斯，纳施维尔，小石城，以及巴吞鲁日，然后再去得克萨斯，休斯敦，奥斯丁，以及达拉斯。起初，巡回演出要去的是圣安东尼奥而不是奥斯丁，但由于在阿拉莫多姆有个卡车大游行，到最后一刻才改变了计划——凯拉对此并不关心，甚至连计划改变她都不知道。

这种事情自然有人操心。别人什么都关心。凯拉不小心把“皮皮”枕头掉在了纽海文，艾琳，这次巡回演出的旅游协调人，搭了飞机飞回到康涅狄格州，亲自找遍了宾馆的洗衣房，总算找到了。

三十分钟后，凯拉穿着宾馆的睡衣从卫生间出来了。她叫了客房送餐服务，点了一杯橘子汁，一杯卡布奇诺，一份薯条。这样就可以坚持到演出。要是她在演出

前吃饭的话，就会呕吐。演出后，她会吃一碗冰淇淋。

她穿好衣服，回到客厅。弗瑞德，她的傻瓜保镖还在那儿查看她的邮件。

“我一满十八岁，你就是我要辞退的第二个人。”

弗瑞德连头也没抬。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话了。

电视打开在 CNN 频道上。凯拉换到了卡通网。

她第一个要辞退的是艾尔·基涅斯。他是她的业务经理，也是总管，还碰巧和她母亲结了婚。他们在此次巡回前刚结的婚。他的真名叫杰罗姆·佩斯利，但他总喜欢人们叫他艾尔·基涅斯。不管凯拉在叫这个名字时怎么挖苦，他总把它当做恭维话来听。

她父亲死在伊拉克。他的名字叫约翰·斯皮尔斯。凯拉的真名叫凯瑟·斯皮尔斯，但是已有一个名歌星姓这个姓了（就是著名的“小甜甜”啦）。

于是艾尔·基涅斯便给她起了凯拉·德里昂这个名字。

“你的意思是像庞斯·德·里昂？”凯拉问他。

“谁？”

一个天才。

凯拉向天才解释谁是庞斯·德·里昂，为什么她的第一张 CD 叫《青春之泉》。艾尔·基涅斯认为，De

Leon（德·里昂）拼成一个单词，中间带一个大写字母，看起来有些古雅。

凯拉四年级住在彭萨科勒海军航空兵基地时就对庞斯·德·里昂这个人了如指掌。她要学习佛罗里达州的历史。到年底，她住在了福特玛依俄，在那儿他们整年学习弗吉尼亚州的历史。她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待上过一学年。

“有比利·波伊的消息吗？”她问弗瑞德。

弗瑞德摇了摇头。

“噢，真遗憾，”凯拉说，“他的信写得真叫动人。”

“并没有什么意思。”弗瑞德说。

“我觉得有意思。”凯拉说。她唱道：“呵，你到哪儿去了，比利·波伊，比利·波伊？呵，你到哪儿去了，迷人的比利？”

比利·波伊给她寄过四封信。他告诉她他觉得她很可爱，她唱起歌来像小鸟，有一天他想杀了她。

在第一封信后，艾尔·基涅斯雇用了弗瑞德。凯拉甚至怀疑是艾尔·基涅斯写了这些信，吓吓她，好让她乖乖地待在宾馆的房间里。他是这样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。她可以肯定，弗瑞德把她做的一切都告诉了他。

“你又有了一封求婚信。”弗瑞德说。

“白人还是黑人？”

信里还夹了张照片。弗瑞德看了看照片。“白人。”他说。

“你们这些男人咋啦？”凯拉问道。

这是她收到的第七封求爱信，每一封都是来自一个白人。

弗瑞德小心翼翼地把信和照片放进了一个塑料袋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给联邦调查局。”

“他说他想和我结婚，不是要杀我。”凯拉指出这一点来。

“对有些人来说，没啥两样。”弗瑞德说。

凯拉瞥了他一眼，有些意外。那个傻瓜可是说了句有点意思的话。

“让我看看他长得怎样？”

弗瑞德把塑料袋递给了凯拉。

凯拉见了照片就笑。“他看起来像你！”照片上是一个没穿衬衣的魁梧的汉子。他和弗瑞德只有发型不同，他的头发又长又髻，而弗瑞德则剃了个板刷头。

“你应该让你的头发长出来。”凯拉一边把塑料袋